

# 欧洲青年激进政治态度的 成因分析

□ 马 峰

**摘 要:** 战后欧洲社会在反思二战的基础上, 建立起了体系完备的高福利制度, 随着战后繁荣的出现, 西欧社会不但实现了社会的稳定, 而且价值观也发生了变化, 自我实现、幸福成为青年人价值观的主流, 并影响到其政治态度。但是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 经济增长的滞胀以及分享机制调节能力减弱, 不平等特别是收入不平等现象日渐显现。2008 年经济危机后, 高福利、老龄化导致的主权债务危机的出现, 以及福利的删减、紧缩政策的实施, 让社会底层, 特别是刚刚踏入社会的青年人面临福利减少、失业导致的生存危机, 让长期稳定的欧洲社会出现激进政治态度为代表的民粹思想大传播的现象, 反全球化、反精英、反移民、反一体化的政治态度在相对剥夺感和不平等的带动下, 让生存价值观再度成为社会, 特别是青年人的优先价值选项, 由此成为战后欧洲社会青年政治态度转化的分界点, 并进而影响到欧洲政治、社会的整体发展趋势, 自私的国家利己主义持续发酵, 与战后“婴儿潮”一代相对的, 今天的欧洲社会似乎正在酝酿“不平等”的青年一代。

**关键词:** 不平等; 政治态度; 民粹思想; 生存价值观; 后物质主义匮乏价值观

## 一、问题提出

2008 年经济危机发生至今, 世界经济形势依然在困顿中潜行, 虽然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布的《2016 就业展望》预测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和欧元

区就业率实现自 2007 年以来的回归<sup>[1]</sup>, 但是欧盟统计局发布的《欧洲 2020 战略——促进社会融合》表明, 欧元区人民在贫困或社会排斥的风险比率 (People at risk of poverty or social exclusion) 自 2005 年到 2014 年的十年间呈现上升趋势, 且危机前后分化明显 (图 1)<sup>[2]</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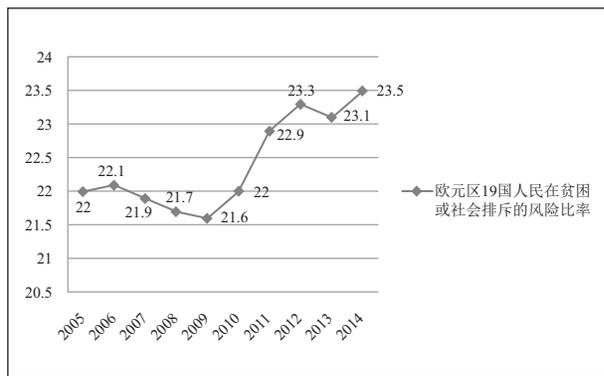


图1：欧元区19国人民在贫困或社会排斥的风险比率(%)

此外，一项实证调查数据也表明，经济危机后欧洲青年激进的政治态度与失业导致的生存危机有着正相关的关系<sup>[3]</sup>。青年人主导和参与的西班牙“愤怒运动”、2008年希腊大规模无政府主义骚乱，2011年伦敦奥运会前的严重骚乱，民粹主义裹挟下的英国“脱欧”公投、持激进民粹主义政治态度政党支持率扩大乃至执政……印证了欧洲的青年人对现存社会的组织和运作方式怀有强烈的不满，对现存社会制度抱有彻底的否定态度，急切地希望对社会进行根本性急剧改变的政治态度和心理期待，一体化、融合的欧盟，正被反移民、反全球化、反一体化、反欧盟、反精英的政治态度所左右。“面临福利缩水和失业的双重压力，尤其是青年人容易滋生不安全、失落甚至是恐惧感，因而极易受到民粹主义的煽动和诱惑”<sup>[4]</sup>。民粹及激进政治势力“巧妙地将欧洲一体化和全球化浪潮所引发的就业压力、安全担忧以及种族的、民族的、文化的危机特别是人身认同的焦虑与民众对代议制民主的不满关联，进而发动一场又一场具有鲜明个性特征且较为成功的民主斗争”<sup>[5]</sup>。导致这一切的无疑是经济危机在社会层面的冲击，但是社会调节机制健全、民主化程度比较高、社会福利制度完善、政党政治成熟的欧洲社会似乎正在冲击之下走向“制度失灵”的状态，而其根源不是经济危机本身及各种民粹的表象，而是经济危机将长期存在，被忽视的不平等问题外显化，相对剥夺感、收入差距拉大、分享机制的弱化在危机后成为欧洲社会二战后所形成的制度体系失灵的关键因素，也导致了欧洲青年政治态度的转化，并走向“不平等”的一代。

## 二、欧洲青年激进政治态度的表现

2008年的经济危机让欧洲青年，特别是欧盟青

年的政治态度发生了一定的嬗变，在经过危机发生后的示威、游行，甚至诉诸街头暴力之后，本以为随危机缓和而略显稳定的欧洲社会，正随着青年政治态度的激进而将整个社会的思潮导向激进和不安。无论是英国的脱欧公投，还是奥地利总统选举中极右翼奥地利自由党的几近胜出<sup>[6]</sup>，在经济危机中保持稳定的德国，在难民潮的冲击下2016年3月的地方议会选举，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德国选择党取得了两位数的支持率<sup>[7]</sup>。这种由体制外运动到透过选举用选票将民粹主义政党送入体制内的结果，实际上预示着经济危机对社会层面的冲击在成熟的欧洲社会到了用选票表达“愤怒”，而实现改变或政权更迭的阶段，而青年的选票无疑是促成转变的关键，但是进入体制内的政党或政治组织其政治态度长期在欧洲社会不居于主流地位，盖因其反主流价值观的倾向。在吸取二战教训的过程中，对种族主义、极端主义、法西斯主义的抵制是战后西方主流价值观的表现，宽容、开放是欧洲实现联合和一体化的重要价值基础。但是危机后，长期居于被忽视地位的极右翼政党活跃，在现实中政治、经济、社会治理能力的失效为它们的活跃提供了舞台。实际上，经济危机引发的生存危机带动激进民粹主义泛滥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反对全球化、反对精英政治、反对外来移民和偏重地区主义，“从内容上看，它是反对外来移民、种族主义、欧洲怀疑主义、反伊斯兰和福利沙文主义的混合物”<sup>[8]</sup>。而这种集中在青年人身上的激进政治态度，表现在了反移民、反一体化、推崇权威等方面，表现的实质是自私的国家利己主义。

### 1. 反移民等外来族群的政治态度

根据世界价值观第五轮(2005—2009)<sup>[9]</sup>和第六轮(2010—2014)<sup>[10]</sup>调查结果来看，针对德国、荷兰、瑞典为代表的战后最早进行欧洲一体化的三国29岁以下青年人的实证研究中，围绕是否愿意与不同种族的人、移民/外国工人和说不同语言的人做邻居，两轮调查使用了同样的问题即：“在下面不同人群的列表中，请你说一下不喜欢与哪一类人做邻居。”其中第五轮调查中的V35、V37、V42和第六轮调查中的V37、V39、V44对应选项为：不同种族的人、移民/外国工人和说不同语言的人。回答“是”的比例在经济危机前后有明显的变化(表1)。

整体上看，德国是推动欧洲一体化的核心力量，荷兰以开放而著称，瑞典以高福利、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而闻名，在这样各具特色的三个国家，对不同种族的人、移民/外国工人和说不同语言的人做邻居

表 1：德国、荷兰、瑞典三国青年经济危机前后对移民等外来族群态度比较

国家	第五轮调查			第六轮调查		
	是 (Mentioned)			是 (Mentioned)		
	V35	V37	V42	V37	V39	V44
德国	6.8%	11.6%	9.4%	10.4%	19.8%	10.6%
荷兰	8.6%	10.2%	19.6%	7.9%	21.6%	24.7%
瑞典	0%	0.6%	2.0%	4.9%	6.5%	5.3%
总数	5.7%	8.5%	10.7%	8.1%	16.1%	12.4%

持否定比例的上升，折射的是危机前后生存状态对当地人们的影响，特别是对青年人的影响。在第五轮调查中，瑞典的青年人对于不同种族的人做邻居是不持意见的，但是在危机后的调查中，这一比例从 0% 升高到 4.9%，短短几年的变化折射出社会整体青年群体政治态度的转化。

### 2. 反对一体化的政治态度

欧洲一体化长期被视作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典范，吸取二战教训建立的欧共体强调的是欧洲的统一与团结，统一和团结的欧洲避免了再次陷入一战或二战的分裂。长期的一体化繁荣让欧洲社会在发展中受益，也带来了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和统一的大市场。但是，也让欧洲内部不同国家和文化的差异性无法显现，也无法制定有针对性的、差异性的政策。英国较快地脱离经济危机的影响，其相对欧元区独立的政策和自主权力，也为经济危机下欧元区一些迟迟无法摆脱危机的国家怀疑一体化的人提供了注脚。一体化带来的外来人群抢占本地人工作的民粹操作和感受，也让青年人将危机背景下生存的威胁和生活条件

迟迟无法改善，归结到一体化的欧盟身上，催生了自私的国家利己主义。英国的脱欧，美其名曰为重回“光荣孤立”<sup>[11]</sup>，实质是国家利己主义的体现。

同样在世界价值观第五轮（2005—2009）和第六轮（2010—2014）中，针对 29 岁以下欧洲青年对位于本国首都政府的信任度（The government in your nation's capital）调查来看，危机前后的变化也是明显的。第五轮调查中的 V.138 和第六轮调查中的 V.115 对应信任度选项为：非常信任、相当信任、不很信任、一点都不信任等，通过对比发现，危机后德国、荷兰、瑞典总体上对本国政府的非常信任度是升高的，不信任度的总数是降低的（图 2）。

瑞典非常信任和一点都不信任的比例都是升高的，相当信任和不很信任的比例都在降低，且相当信任的降幅超过不很信任的降幅，说明瑞典的青年在看待本国政府的政治态度问题上，存在明显的两极分化。德国、荷兰变化非常明显，说明经济危机来临后对本国政府信任的程度在大幅上升，而不信任程度在大幅下降。这也从另一侧面可以反映出，青年人对本国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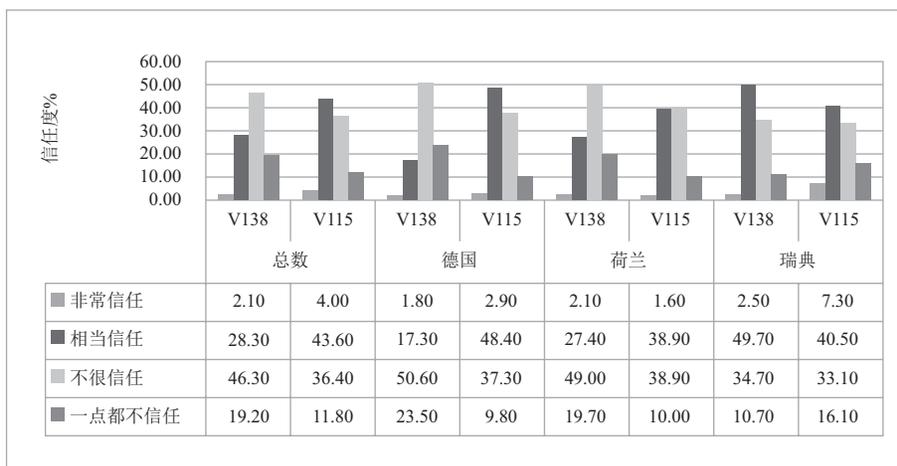


图 2：德国、荷兰、瑞典青年危机前后对本国政府信任度对比（%）

关心和影响自身切身利益的本国政府的关注在危机后明显超过危机发生前，这也从侧面印证了对一体化政策的担心。

### 3. 对权威的尊重

2008 年经济危机后，希望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以解决矛盾丛生的社会问题成为社会的一种共识。以前党派林立、互相扯皮的状态在经济繁荣的时候，还是民主的典范，但是当经济危机来临的时候，却成为解决问题的“掣肘”。希腊极左翼齐普拉斯政权的

上台，也预示了这一点。世界价值观调查中，在一项关于“不久的将来我们的生活方式将会发生多种变化。在选项中，请告诉我哪一个如果发生，你认为将会是好的事情、坏的事情，还是无所谓、不知道。”在世界价值观调查第五轮（2005—2009）V78 和第六轮（2010—2014）V69 关于“更加尊重权威（Greater respect for authority）”的选项中，对权威的态度，29 岁以下青年人在德国、荷兰、瑞典三国危机前后的对比也有显著的变化（图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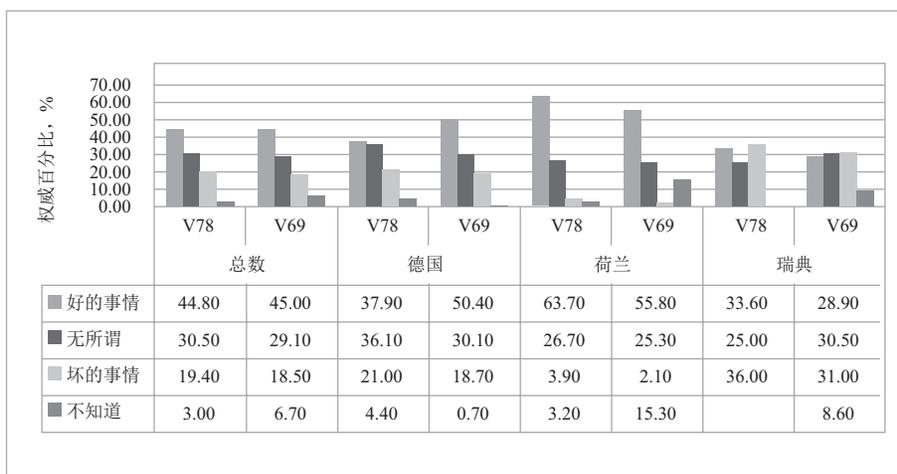


图 3：德国、荷兰、瑞典三国青年危机前后“更加尊重权威”的对比（%）

总数上看，认为是“好的事情”的青年人比例有所升高，“坏的事情”的所有降低，但是持“不知道”比例的人数变动幅度是比较大的。德国情况来看，可以显示出未来青年人会更加尊重权威，而且“不知道”的比例也在大幅下降，可见德国青年人对未来的未来更有明确的态度和方向，其对权威尊重的政治态度也更为明确。荷兰和瑞典青年人认为是“好的事情”的比例危机前后比较在降低，但是认为是“坏的事情”的比例也在降低，持“不知道”态度的青年人比例却大幅上升，可见两国的青年人对未来的态度比德国青年更加具有不确定性，更加的“纠结”。在整体趋势上看，持“观望”的青年人是在增加的，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也是在增加的，但是其所谓的“纠结”或许是对政府扩权而自由缩减的担忧，对比图 2 可以看到，其实对政府的信任和对权威的更加尊重在三国青年的选择中，还是有一定的关联性的。在经济危机来临的时候，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往往是具有广泛的信任度的，但是二战后形成的自我实现价值观又让青年人对政府的过度扩权和进入私人领域

而感到担忧，这或许可以解释荷兰和瑞典青年的态度变化。

### 三、欧洲青年激进政治态度的成因

后危机时代，欧洲青年整体偏向激进的政治态度，进而带动欧洲社会政治态度的转变，在移民、一体化、权威等方面表现出较之危机前不同的政治态度，其原因既是危机下生存受到威胁的情绪反应，也是深层次问题的表现。表面原因是经济危机引发的就业危机，使其生存受到威胁，实际上深层次的成因是不平等造成的，是战后七十年来欧洲社会发展的机制问题。

#### 1. 就业危机下的生存危机

经济危机前后的十年，欧盟统计局公布的青年失业率（15~24 岁）<sup>[12]</sup> 可以发现，从欧盟到欧元区青年人的失业率变化是比较明显的，特别是经济危机后青年人的失业率上升，直到今天虽然失业率有所下降，但是也没有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图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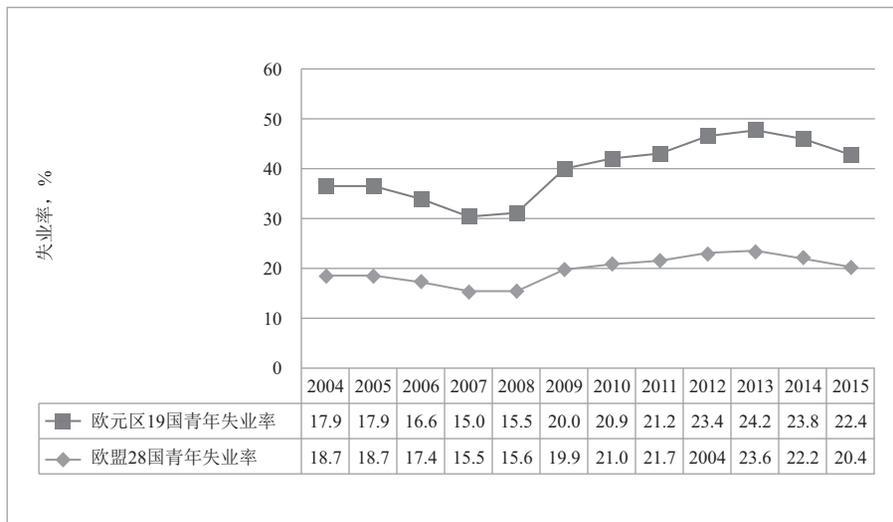


图 4：欧盟 28 国和欧元区 19 国 2004—2015 青年（15~24 岁）失业率（%）

青年失业率的持续增加，特别是欧元区青年失业率的数据在危机后明显高于欧盟整体的数据，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年轻人对欧盟一体化的“反感”。此外，对移民、外国工人等的态度上，从就业上看，据一项 2014 年的调查显示“经济危机加剧了对少数民族和移民的歧视，增加了少数民族和大多数人口的就业差距。在芬兰和比利时，失业率是欧盟以外出生人口的两倍，比当地出生的人口高。在西班牙的非洲移民的失业人数是大多数人口的两倍。在招聘阶段歧视体现在名字、住址或招聘机构的歧视性做法。在英国，姓

名为外国名字的人三分之一不太可能获得工作入围机会，远超姓名为英国白人的人群。在荷兰，超过一半的招聘机构遵守一项要求，即不要引入摩洛哥、土耳其和苏里南的求职候选者”<sup>[13]</sup>。而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2004—2014 年关于在欧盟 28 国外国出生人口失业率<sup>[14]</sup>和本地出生人口失业率<sup>[15]</sup>数据比较显示（图 5），虽然经济危机前后外国出生人口失业率始终低于本地出生人口失业率，但是危机后二者的差距实际上是扩大的，明显大于危机发生前的 2004—2008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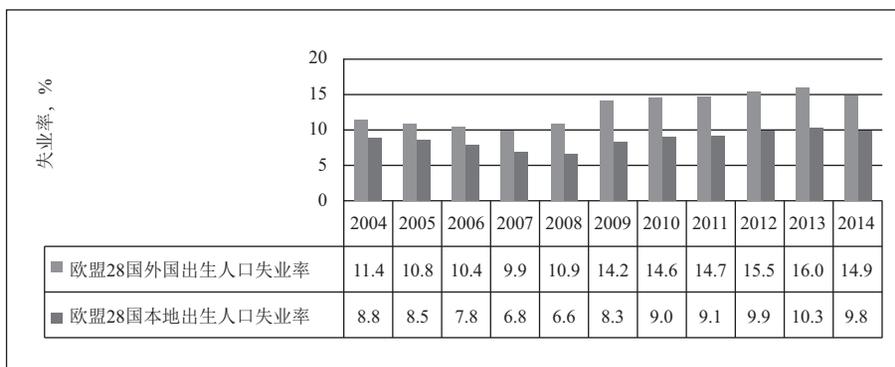


图 5：2004—2014 欧盟 28 国外国出生人口和本地出生人口失业率对比（%）

事实上，经济危机导致失业引发的生存危机是表面上反移民等外来族群的激进政治态度的一个重要根源，也成为民粹政党可以操作和使用的借口。

## 2. 不平等下的社会危机

经济发展的不平等首先体现在收入不平等方面，战后欧洲经济繁荣之时，人们的价值观和态度偏重于对幸福和自我实现的满足，追求个性努力实现小政府、

大社会的发展模式，但是当经济危机来临生存再次成为生活的重点时，幸福和自我实现的需求就会减弱，在青年身上观察这种情况是最明显的，事实上，“人们的幸福感在经济增长的初期也出现增长，然后出现淡化”<sup>[16]</sup>。收入分配的不均、收入差距的拉大在经济繁荣时还可以“不是什么”，但是当经济危机来临时，就会“成为什么”。其背后所折射的相对剥夺感

为代表的“不平等”才是欧洲青年激进政治态度的深层次根源。欧盟统计局（EUROSTAT）对欧盟和欧元区在等价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sup>[17]</sup>、人均实际国内生产

总值增长率<sup>[18]</sup>自2004—2015年的统计数据，可以比较清晰的反映出危机前后十年间在收入差距（图6）、收入增长（图7）等方面的变化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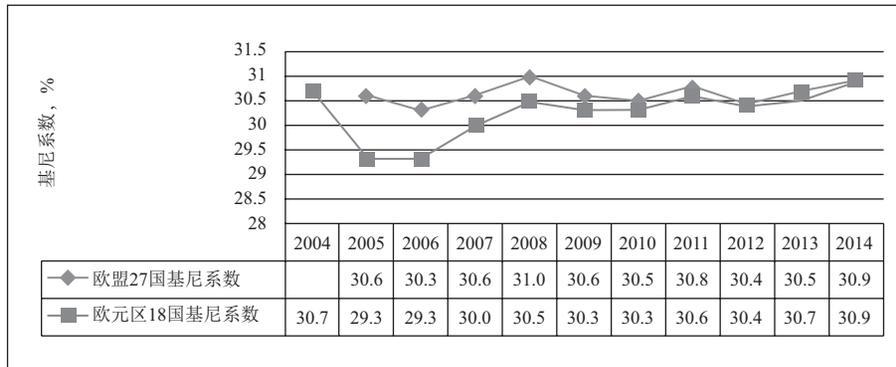


图6：2004—2014 欧盟27国和欧元区18国基尼系数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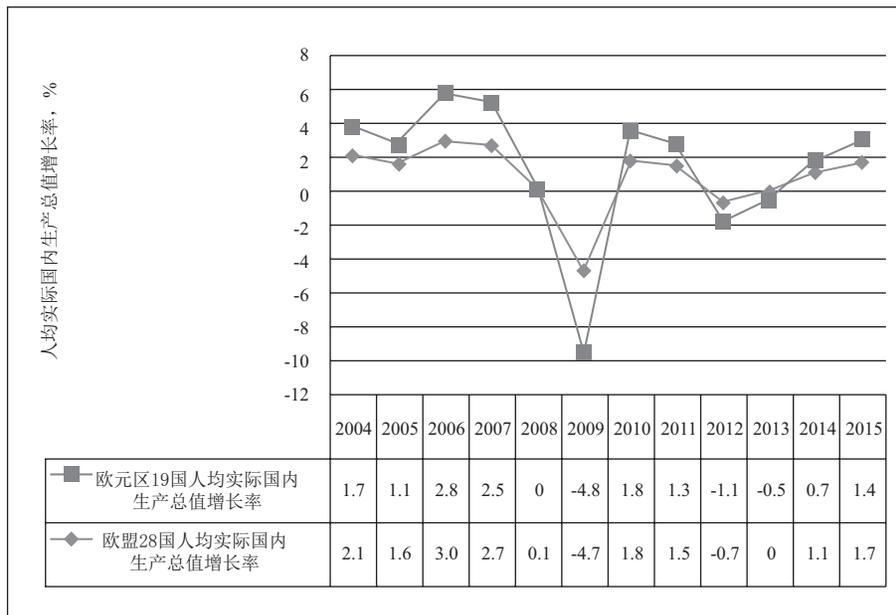


图7：2004—2015 欧盟28国和欧元区19国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

从整体趋势上看，基尼系数在危机前后的变化是比较明显的，危机后的基尼系数较危机前有明显的增长，而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变化幅度非常显著，即使2014年和2015年的数据显示实现了正增长，并稳步上升的态势，但是依然没有回到十年前的高位。实际上，在收入增长放缓，甚至进入负增长阶段，基尼系数在持续地扩大。由此造成的相对剥夺感必然会对政治态度产生影响，特别是在青年群体中。

我们以德国这个欧盟的核心大国，且在经济危机中表现优异的国家为例分析，可以更好地看到不平等对青年人政治态度变化的影响。从基尼系数、人

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和青年人失业率（15~24岁）三个方面分析（图8）来看，德国青年的失业率在危机前后都是在下降的，即使经济危机冲击最强烈的时候，德国青年人的失业率甚至好于危机爆发前，这可以说明德国在危机中表现抢眼的原因。但是基尼系数与欧盟和欧元区同步是在逐步扩大的，而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是在缩减的，失业率持续降低，而收入差距拉大、收入增长放缓或者进入负增长，都在说明不平等对德国青年政治态度转变的深层次影响，这也可以更好地说明和解释在上文中德国青年在外来族群、一体化、更加尊重权威等政治态度表现上的原因，其排除掉失业带来的生存危机的影

响后，更能发现不平等才是深层次的原因。2015年德国的青年人失业率为7.2%，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为0.8%，两个数据都低于2014年，失业率

降低，加之难民大量涌入德国，默克尔政府难民开放等政策的影响，综合起来成为德国民粹政党在地方选举中胜选而默克尔支持率下跌的主因，核心问题是不平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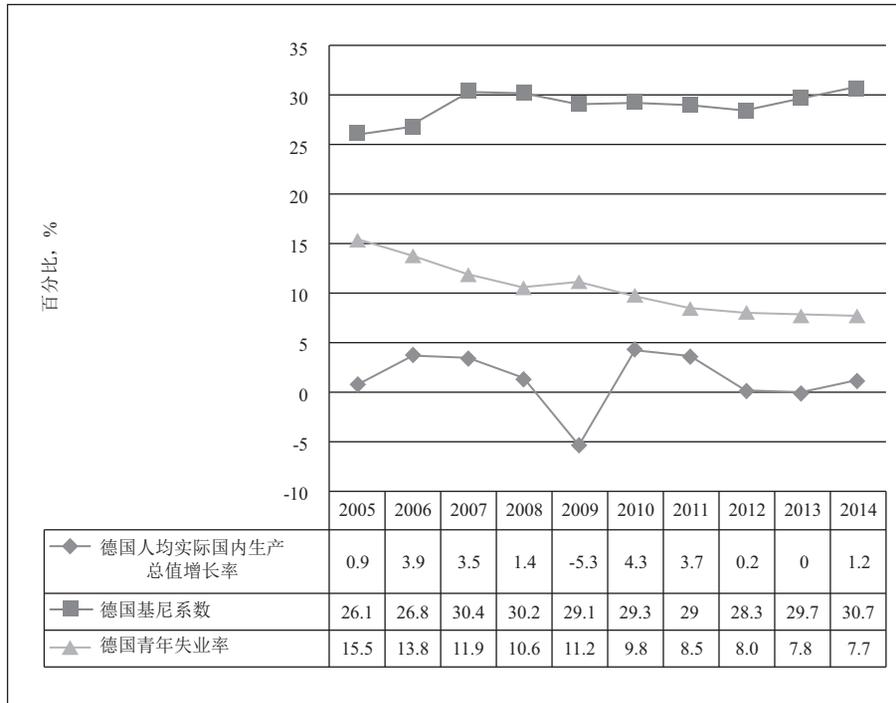


图8：2005—2014德国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基尼系数和青年失业率比较（%）

表2：收入不平等

	总数					
		德国	荷兰	波兰	西班牙	瑞典
收入应该更平等	10.3%	13.2%	2.6%	4.0%	10.2%	17.2%
2	6.1%	7.3%	4.2%	4.6%	5.5%	7.7%
3	14.1%	24.9%	9.5%	3.4%	13.6%	11.7%
4	11.5%	16.7%	12.6%	6.1%	9.4%	10.1%
5	15.6%	17.0%	11.6%	11.3%	17.7%	17.7%
6	10.3%	8.5%	13.2%	11.5%	10.7%	9.3%
7	11.7%	4.8%	21.1%	18.1%	12.4%	8.5%
8	8.1%	2.8%	9.5%	17.1%	10.2%	4.8%
9	3.1%	1.2%	4.2%	6.1%	3.9%	1.3%
我们需要更大的收入差距来激励个人努力	6.1%	1.6%	3.7%	14.1%	5.6%	8.5%
无回应，缺失	0.1%	-	-	-	-	0.4%
无答案	0.7%	-	2.6%	0.7%	0.4%	0.7%
不知道	2.3%	2.1%	5.3%	3.0%	0.4%	2.0%
(N) 年龄到29岁	1260	351	190	200	275	244

续表

	总数					
		德国	荷兰	波兰	西班牙	瑞典
平均数 (mean)	5.02	3.96	5.70	6.57	5.16	4.62
标准偏差 (Standard Deviation)	2.53	2.02	2.16	2.45	2.52	2.71
基础平均数 (Base mean)	1220	343	175	193	272	236

而世界价值观第六轮调查 V96 关于“收入不平等”的问题中 (表 2)<sup>[19]</sup>, 29 岁以下德国、荷兰、波兰、西班牙、瑞典等国青年对于收入不平等的看法, 在从“收入应该更平等”到“我们需要更大的收入差距来激励个人努力”的两个边缘维度中间, 从“2”到“9”的选择中可以看到青年人对于收入不平等的态度。越偏向“2”意味着收入更加平等, 越偏向“9”意味着更加注重效率而忽视平等。从平均数上来看, 除波兰外其他国家大都在“5”左右或以下, 五国的青年人对收入不平等的关注度, 希望“收入应该更平等”的偏向是比较明显的。这也印证了宏观数据分析来看, 基尼系数扩大, 人均 GDP 放缓的现实。而经济危机后的这种趋势将长期处于非主流地位的不平等、移民等问题激化, 推动了这一轮欧洲主要国家青年人为代表, 民粹政党崛起为标志的激进政治态度和行为的趋势。

#### 四、结 语

美国政治文化学者罗纳德·英格尔哈特在长达近四十年的世界价值观调查中发现, 在欧洲出生于二战之前的人们其完成早期社会化的时代背景是物质普遍匮乏阶段, 因而其价值观优先选项更关注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中最基本、最底层的需求——生存需求, 并衍生出注重经济安全和人身安全的生存价值观, 也称之为物质主义价值观。二战之后出生的人们其完成早期社会化的时代背景是经济繁荣背景下的物质普遍富裕阶段, 因而其价值观优先选项更关注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更高一级的需求——自我实现的需求, 并衍生出注重审美、知识、归属和自尊满足的幸福或自我实现的价值观, 也称之为后物质主义价值观<sup>[20]</sup>。根据欧共体 1970 年 2 月针对英国、法国、西德、意大利、比利时和荷兰民众中价值观问题组进行的最初四项物质主义 / 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调查显示, 年龄在 65

岁以上, 55~64 岁, 45~54 岁, 35~44 岁, 25~34 岁, 物质主义的价值观占主流, 但是随着年龄从大变小后物质主义价值观逐步增多, 物质主义价值观比例逐渐减小, 在 15~24 岁的年龄段, 作为战后新生代后物质主义者超过了物质主义者近 10 个百分点, 而在 65 岁以上和 55~65 岁年龄段, 物质主义占绝对支配地位, 差距近 40 个百分点<sup>[21]</sup>。

但是, 2008 年经济危机后, 在欧洲青年和社会底层的群体中, 其政治态度为代表的价值观随着物质基础的变化, 价值观的优先选项又转移到以生存需求为主的生存价值观上来。危机后的反外来族群、反一体化、尊重权威、激进政治组织活跃并通过选举上台、自私的国家利己主义、民粹思想传播等种种表现似乎与二战前 1929 年经济危机后欧洲社会的种种表现有一定的相似之处, 但是也有本质的不同。二战之前欧洲社会激进政治态度的根源是物质普遍匮乏下的生存危机, 使得生存价值观成为优先选项, 但是二战中长期的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带来的物质富裕的社会基础没有改变, 今日欧洲社会青年群体再次将生存价值观列为优先选项, 其根源是物质普遍富裕基础上的不平等引发的相对剥夺感和就业危机带来的生存危机的影响, 其产生根源与二战前有着本质的不同。罗纳德·英格尔哈特也认为: “一般情况下, 我们预期, 经济繁荣的延长会促进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传播, 而经济的衰退会产生相反的效果”<sup>[22]</sup>。其隐含的含义即经济的繁荣、物质的富裕会促进幸福或自我实现价值观为代表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传播, 其政治态度是理性、平缓的, 但是当经济衰退出现时, 更加关注生存的价值观即物质主义的价值观就会上升, 而其政治态度是激进的。然而, 物质主义价值观的产生基础和时代毕竟是二战前, 而今日欧洲社会将生存价值观列为优先选项其基础依然不是二战前的普遍物质匮乏的阶段, 而是长期经济繁荣背景下经济危机引发的不平等产生的新生存危机。因此, 我们可以将 2008 年经

济危机后，出现的不同于二战结束以来存在的这一发展阶段，概括为后物质主义匮乏阶段。后物质主义匮乏显著特征就是不平等和就业危机代表的生存危机和相对剥夺感，其价值观表现为再次将生存价值观列为优先选项，我们称之为后物质主义匮乏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在政治态度上的表现，便是激进的政治态度。

欧洲青年激进政治态度的出现和价值观的偏转，也在启示我们，要给青年人以机会，在关注就业的同时，更加关注经济增长与收入增长同步和分享机制的

问题，应该让社会成员共享经济发展成果，防止民粹思想的出现和传播。■

[基金项目：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研究院资助的“北上广大学生群体比较研究：就业状况与价值观念”项目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马峰：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青少年与社会问题研究室助理研究员  
责任编辑 / 陈晨

#### 参考文献：

- [1] OECD. "Employment Outlook 2016" [EB/OL]. [http://www.keepeek.com/Digital-Asset-Management/oced/employment/oced-employment-outlook-2016\\_empl\\_outlook-2016-en](http://www.keepeek.com/Digital-Asset-Management/oced/employment/oced-employment-outlook-2016_empl_outlook-2016-en).
- [2] EUROSTAT. People at risk of poverty or social exclusion [EB/OL]. [http://ec.europa.eu/eurostat/tgm/refreshTableAction.do?tab=table&plugin=1&pcode=t2020\\_50&language=en](http://ec.europa.eu/eurostat/tgm/refreshTableAction.do?tab=table&plugin=1&pcode=t2020_50&language=en).
- [3] Laura Puglisi. European Party Landscape in Transition [EB/OL]. [http://www.dbresearch.com/PROD/DBR\\_INTERNET\\_EN-PROD/PROD000000000296927/European\\_party\\_landscape\\_in\\_transition.pdf](http://www.dbresearch.com/PROD/DBR_INTERNET_EN-PROD/PROD000000000296927/European_party_landscape_in_transition.pdf).
- [4] Peter H. Merkl and Leonard Weinberg. The Revival of Right-wing Extremism in the Nineties [M]. London: Frank Cass, 1997. p26.
- [5] Daniele Albertazzi and Duncan McDonnell eds. Twenty-First Century Populism: The Spectre of Western European Democracy [M]. New York and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p214.
- [6] 新华网. 奥地利将重选总统 [EB/OL].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7/03/c\\_129110517.htm](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7/03/c_129110517.htm).
- [7] 新华社. 地方议会选举默克尔“失守”两州 右翼政党异军突起 [EB/OL].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6-03/15/c\\_128799685.htm](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6-03/15/c_128799685.htm).
- [8] Paul Taggart. Rethinking populism in contemporary Europe [EB/OL]. [http://www.policy-network.net/pno\\_detail.aspx?ID=4298&title=Rethinking-populism-in-contemporary-Europe,05December2012](http://www.policy-network.net/pno_detail.aspx?ID=4298&title=Rethinking-populism-in-contemporary-Europe,05December2012).
- [9] World Values Survey Wave 5: 2005-2009 [EB/OL]. <http://www.worldvaluessurvey.org/WVSONline.jsp>.
- [10] [19] World Values Survey Wave 6: 2010-2014 [EB/OL]. <http://www.worldvaluessurvey.org/WVSONline.jsp>.
- [11] 联合早报. 英国退出欧盟重振“光荣孤立”？ [EB/OL]. <http://www.zaobao.com/wencui/politic/story/20160709-639224>.
- [12] EUROSTAT. Youth unemployment rate, age group 15-24 [EB/OL]. <http://ec.europa.eu/eurostat/tgm/table.do?tab=table&init=1&language=en&pcode=tesem140&plugin=1>.
- [13] European Network Against Racism. No Equal Opportunities in Jobs for Ethnic and Religious Minorities in Europe [EB/OL]. <http://enar-eu.org/No-equal-opportunities-in-jobs-for>.
- [14] OECD. Foreign-born unemployment rate [EB/OL]. <https://data.oecd.org/migration/foreign-born-unemployment.htm#indicator-chart>.
- [15] OECD. Native-born unemployment rate [EB/OL]. <https://data.oecd.org/migration/native-born-unemployment.htm#indicator-chart>.
- [16] [美] 理查德·威尔金森, 凯特·皮克特. 不平等的痛苦 [M]. 安鹏, 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10: 8.
- [17] EUROSTAT. Gini coefficient of equivalised disposable income-EU-SILC survey Number [EB/OL]. <http://ec.europa.eu/eurostat/tgm/table.do?tab=table&init=1&language=en&pcode=tessi190&plugin=1>.
- [18] EUROSTAT. Real GDP per capita, growth rate and totals [EB/OL]. <http://ec.europa.eu/eurostat/tgm/refreshTableAction.do?tab=table&plugin=1&pcode=tsdec100&language=en>.
- [20] Inglehart, Ronald. The silent revolution: changing values and political styles among Western publics [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7.
- [21] Inglehart, Ronald. Culture Shift in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 [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p76.
- [22] [美] 罗纳德·英格尔哈特. 发达工业社会的文化转型 [M]. 张秀琴, 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 68.